

魔幻马克思主义:基于想象的政治理论和革命方案

张三萍 马慧玲

摘要 魔幻马克思主义是都市马克思主义者安迪·梅里菲尔德在《魔幻马克思主义》中提出的一种政治理论,其主要特点就是强调对想象的强调。首先,面对资本主义都市化时代带来的城市空间景观化和非现实化、日常生活异化、个体丧失主观认知能力等问题,在充分吸收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梅里菲尔德建构了以想象为主要方法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空间辩证法,以此作为颠覆性政治的理论基础;其次,梅里菲尔德主张以假想党作为政治主体,借助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日常生活革命以及与各种抵抗运动结盟的方式彻底颠覆资本主义;最后,梅里菲尔德描绘了他基于想象的理想社会。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论述的城市、空间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在新的条件下,努力探寻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但是,魔幻马克思主义是当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它背离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想象的过于强调赋予了这种政治理论的空想性特征,使其最终不能成为指导假想党进行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假想党也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变革力量。

关键词 想象;魔幻马克思主义;都市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3-006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KS130)

安迪·梅里菲尔德是继列斐伏尔、哈维、德波以及卡斯特之后活跃在英美学界较为著名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充分吸收列斐伏尔、德波、哈维等人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梅里菲尔德进一步将城市和空间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结盟,以空间化的哲学想象理解城市、空间,批判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化和空间化发展带来的社会危机,以城市为中轴重新设计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魔幻马克思主义——颠覆性的政治与想象》(以下简称《魔幻马克思主义》)是梅里菲尔德论述其政治思想的著作。“魔幻马克思主义”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国内学术界,刘怀玉将梅里菲尔德列为当代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汪行福将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在即兴的、想象的、创造性的反抗活动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在国外学术界,有学者认为梅里菲尔德开辟了一种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和组织抵抗资本主义的运动^[3],也有学者认为梅里菲尔德激进和富有想象力的假想党使他成为疯狂的而不是魔幻的马克思主义者^[4],甚至有人直指魔幻马克思主义“滑到了理性和政治学的乌托邦边缘”,是“坏的马克思主义”^[5](P190)。国内外学术界对梅里菲尔德理论的研究角度、侧重点或有不同,对其评价也有差异,但有一点却高度一致,即认为梅里菲尔德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具有乌托邦性质。然而,这种理论的乌托邦性质体现在哪些方面、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有哪些、局限性如何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揭示。

一、想象的真实即真实的现实: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辩证法

都市马克思主义是以城市作为主体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城市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实践落脚点的一种理论。作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魔幻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城市及空间认识的基础上。在充分吸收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梅里菲尔德提出区别真实的现实与虚假的现实、以想象把握“真实的现实”的空间辩证法,作为魔幻马克思主义颠覆性政治理论的基础。空间辩证法即以想象的方式理解城市及空间的方法。

梅里菲尔德引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论证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以空间生产为核心的都市化时代。列斐伏尔宣称,资本主义全球化、城市化的发展表明,人类历史已经由空间中的“物的生产”进入“空间生产”的时代,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是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核心特征,人类文明在完成了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社会的飞跃之后,又由工业化向城市化社会飞跃。城市化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空间的生产,空间既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发挥重要功能,又充当着上层建筑的角色,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交互作用并且相互依存。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任务之一就在于说明,资本逻辑在所有空间单位内造成的全面社会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群体共同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关心的不再是工业社会的理性设计管理与经济增长等宏观问题,而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栖居的城市及空间权利问题。梅里菲尔德继承列斐伏尔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和空间化发展带来的社会危机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为颠覆资本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梅里菲尔德认为,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空间化的认识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依然有效。他将马克思恩格斯视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把恩格斯称为“第一个都市马克思主义者”^[6](P48),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了城市化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转型。但由于城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还没有成为人们生产自己生活方式的总体,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建立一种总体的城市理论。以空间生产为特征的当代资本主义,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空间性,资本主义的危机也转移到以空间为核心的主要阵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辩证法必须采取空间辩证法的形式,通过想象再现、反思资本主义城市化中固有矛盾的空间转移,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矛盾空间,并最终走向理想的现实。

何以想象才能直抵资本主义的真实现实、成为魔幻马克思主义空间辩证法的主要形式,梅里菲尔德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一方面,城市空间的景观化,使真实的现实和虚假的现实以扭曲的方式呈现。梅里菲尔德借助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论证这一点。德波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从生产阶段进入景观阶段。景观指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象,如图像、公司标志、迪士尼乐园和时代广场等,社会存在的本质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7](P3)。马克思批判的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的人与人的劳动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商业性影像表象中呈现的伪欲望引导结构。景观不过是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遮蔽了社会本真的存在,而现代资产阶级就是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控制整个社会生活。景观社会的现象与本质、虚幻的现实和真实的现实颠倒的状况,使人根本无法直接理解现实,现实并不在身边,经验的现实恰恰是一种主观的误认。

另一方面,空间的景观化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使日常生活异化,使个体丧失主观认知能力。梅里菲尔德继承列斐伏尔和德波的日常生活异化理论,并进一步论证异化的个人如何失去感知力、想象力,变成没有思想、没有记忆的机器人。在列斐伏尔看来,“通过分析,在所有清晰的、高级的、专门的、组织起来的活动都明确之后,还有剩余”^[8](P90),这“剩余”即所谓日常生活,这是人们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场所,是相对于国家总体政治生活的个人微观生活领域,包括工作、家庭和私人闲暇生活

三个方面,通过劳动、娱乐、消费等方式和人际、家庭关系得以表现。列斐伏尔和德波都认为,资本主义的理性控制从生产领域蔓延至消费领域,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均在日常生活的平台上演,因此,日常生活沦为现代性压迫最深重的领域。在列斐伏尔和德波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梅里菲尔德进一步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幸的事情之一是,工作与日常生活发生冲突,前者与后者发生摩擦,打乱了完全清醒的时间,因为它造成了自我的混乱。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就是死亡生活,是对时间的无意义的浪费,是异化的领域和不断看钟、向往周末、假期、退休生活”^[5](P21)。梅里菲尔德用“失眠瘟疫”来说明景观社会对日常生活的侵入。“失眠瘟疫”意味着没有人睡觉也没有人需要睡觉,人们“被手机的永久在线、被永不关闭的有数百个频道的电视上的无尽的新闻和声音片段、被永不关闭的商店和超市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所振奋”^[5](P13-14)。资产阶级制造的虚假快乐使个体丧失了他们全部的、真正原初的重要性,思考变成了一种奢侈性乐趣,本真性被消费享乐主义重新定义。“失眠瘟疫”的蔓延最终使人们失去记忆,直至陷入一种没有过去的白痴状态,“现在人们坚持的只是一个永恒的现在,一个被污染的现在,一个被接受为完美自然现实的压抑状态,并将之视作唯一的现实”^[5](P13)。

一方面是现象与本质、虚幻的现实和真实的现实颠倒,另一方面是人们感知能力的钝化和缺失。如此,理解真实的城市和空间就必须发挥非理性的想象力,以空间辩证法代替理性的历史辩证法。

梅里菲尔德的空间辩证法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揭示空间与生产及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梅里菲尔德继承列斐伏尔、德波、哈维等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范式,将空间理解为社会的产物,那么城市的扩张就不只是导致物质存在形式的客观空间的产生,更是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空间本身成为商品,它既是剩余价值的丰富来源,也是巨大的生产资料。空间辩证法通过空间与生产、空间与生产关系的双向互释,揭示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空间生产不断地产生中心和边缘、城市和乡村的变换,其背后实质上是空间的压迫、剥削、排斥和隔离。

其次,辩证地处理现象与本质、虚幻的现实与真实的现实的关系,并透过资本主义景观化的空间,直抵城市化和空间化的真实现实。梅里菲尔德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凭借想象、梦幻等方式,反而以扭曲的形式,突破景观的迷误,把握到现实的本质。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阿莱霍·卡彭铁尔、画家维夫里多·拉姆等都是梅里菲尔德十分看重的作者。梅里菲尔德认为,这些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凭借想象描绘出来的看似扭曲、魔幻的世界,恰恰是真实现实的呈现,“幻想仅仅是夸张的历史现实”^[5](P29),空间辩证法应充分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方法,运用想象把握资本主义的真实现实。

最后,辩证地处理景观化的空间与滑移空间的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景观化的空间是被视作“现实”的空间,它实质上却是遮蔽本真自我的空间。景观化的现实空间走向未来,将是更深的景观化。滑移空间则是希望的空间,是凭借想象力构建的未来的、可能的空间,是本真自我得以实现、个体自我伸展的空间。空间辩证法就是要揭示景观空间的虚幻性以及对人的操控性,并充分发挥想象力,构建希望的空间以抵御、取代景观化空间。

梅里菲尔德对想象的过于强调意味着他将都市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非理性化。无可否认,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如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等的共同特征就是对哲学想象力的看重。但哲学想象力只是这些理论辩证处理复杂空间问题的元素之一。如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就认为,理解一个城市,有三元空间形式,第一元是空间实践,这是日常生活经验性与知觉性空间,是空间的实践生活形式;第二元是空间表象,这是构想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是城市管理者和建筑师规划设计的符号化、立体化、透明化的几何学空间;第三元是表征性空间,它采取想象的、文学的、游戏的、文化的、符号的形式。三种空间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建筑设计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与情趣的区隔,因而必须通过多种空间形式来想象、理解一个城市,这就是一个差异性的空间,辩证法意义上的空间,而不是抽象化、同质化的知性空间。可见,在列斐

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中,想象并不是理解空间的唯一形式,至少空间的实践形式就依赖感觉和知觉。与列斐伏尔的理论相比,梅里菲尔德则更突出非理性想象的作用。

总之,梅里菲尔德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空间辩证法揭示了城市社会的景观化和非现实化,揭示了资本逻辑在所有空间单位内造成的全面社会危机,是差异性群体共同面临且亟待解决的总问题,魔幻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议题就是为差异性群体重新设计颠覆资本主义的政治议程。

二、超越阶级的假想党:魔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体

在梅里菲尔德看来,以空间生产为特征的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的变革表现为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取代,服务经济代替生产性经济,使人从工作的直接形式中悬置起来。一方面,失业成为更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提供服务的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工作的主要形式,物质劳动沦落到生产过程的边缘地位。因而传统的工人阶级已无法承担新的社会变革的任务,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不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工人阶级,阶级斗争运动将转变为城市各阶层人群共同参与的社会总体性革命,假想党将成为新的变革资本主义秩序的主体。

梅里菲尔德的“假想党”(The Imaginary Party,有人译作幻想聚会)概念,来自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办的《救赎》(*Tiqqun*)杂志。《救赎》杂志曾发表《论“假想党”的主旨》一文,认为假想党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消失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反抗形式,该种斗争不在现有的劳工结构和生产过程之中。假想党的特征也可以从《革命将至:资本主义崩坏宣言与颠覆手册》一书获得理解。法国政府认为它是一个左派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著作,其署名作者为“隐形委员会”(Invisible Committee)。梅里菲尔德从“隐形委员会”一词获得启发,认为隐形委员会可以作为对假想党的一种诠释:隐形、匿名。梅里菲尔德说,假想党“不是一个要执政的‘政党’,这个‘假想党’是一个集体,它正在为自己创造一个赋权的自治管理:无党派人士争相获取其会员资格,他们的平台基于日常生活而不是工作场所”^[51](P50-51)。

梅里菲尔德赋予假想党以“无质的反抗者”的内涵,他用吉奥乔·阿甘本的“未来共同体”概念阐释“无质”的含义。阿甘本说,人民之间形成的团结不涉及任何本质,如团结的工人阶级。相反,未来共同体肯定了“无关紧要的共性”。所谓无质就是指不能用阶级性来定义革命主体。梅里菲尔德甚至认为,如何定义这个革命的主体都不再重要,因为不论这个集体内部的个体在身份地位上存在何等差距,他们都存在超越阶级的“非紧要共性”,这首先表现为他们都是“资本积累和循环体系的被迫接受者,都遭受异化、剥削、被全球资本主义交易活动侵害,对现实抱有不满”^[51](P131)。假想党的非紧要共性还体现在假想党都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距离不是一条直线,因而假想党选择潜行于颠覆资本主义的狭窄小径上。

由“非紧要共性”的内涵即可确定假想党的外延。梅里菲尔德认为,所有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如“青年、政治反叛者、流亡者、知识分子、去技能化者、失业者、自我选择降低生活节奏者、浪荡者等社会边缘人士”^[51](P89)都可以是假想党的资格会员。对这样一个囊括99%社会成员的兼具流动性、开放性与差异性的假想党,诗意、想象力、自发性等非理性情感是这个集体的黏合剂。凭借对资本主义的痛恨,用想象建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理想空间,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理想的生活方式,假想党在日常资本主义社会的废墟中创造出理想社会,从内部侵蚀资本主义社会。

梅里菲尔德的“假想党”概念是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变化在理论上的反映。梅里菲尔德认为,“阶级”概念是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一个解释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它过时了,因为“被马克思誉为革命家的阶级已经被瓦解,变成无党派”^[51](P101)。的确,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发展使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变得复杂: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体系通过组织化和弹性生产等方式重构自身,最终摆脱了福特主义危机而焕发活力,“工人阶级战后的政治活动影响较小;

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未趋向日益简化的阶级对立,而是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到处都在生成复杂的不稳定的‘自发的领域’”^[9]。资本主义最新态势导致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产生质疑,很多思想家认为“福利国家支持的劳动市场推动力调和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以马克思主义的语汇来说就是,我们逐渐面临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象”^[10](P107),因而必须根据变化的时代条件重新认识和深耕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理论资源及其当代意义。于是高兹提出,最佳的革命团体是“不再依据自身的劳动来肯定自我,也不再依据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确认身份的‘非工人’”^[11](P70)和不再与任何特定社会集团、社会利益和特定历史使命相关的“非阶级”。阿甘本认为,被排斥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赤裸生命才是真正刺破民主制度幻象的精灵,解决当代西方主权危机的唯一路径就是依靠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的“余留者”来发动一场弥赛亚革命。阿甘本用未来共同体指称这些“余留者”。梅里菲尔德的“假想党”概念正是借助高兹、阿甘本等人的概念,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及其与政治控制权的关系,并将其拓展应用到城市领域的产物。但不论是非工人非阶级、未来共同体还是假想党,“从根本上并未超出马克思关于劳动与资本对立中的集体反抗逻辑,只是在当代资本权力空前强大的压力下发生的一些理论变形”^[12]。但其不采取具体的组织机构形式,内部又存在多元性、差异性和异质性,故使假想党注定是松散的、碎片式的联盟。作为“无质的反抗者”的假想党,致命缺陷就是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的非界限化,使抵抗资本逻辑的历史主体面目模糊,因此,在实践上具有空想色彩。

三、想象夺取权力：魔幻马克思主义颠覆性政治的革命方式

假想党颠覆资本主义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革命,一种是与各种抵抗运动结盟。无论哪一种方式,想象都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日常生活革命是魔幻马克思主义颠覆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方式。鉴于日常生活是被现代性权力和制度压抑得最严重的、变得支离破碎的领域,梅里菲尔德认为再走被经济主义、政治主义和被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哲学化理解所阻塞的革命通道是行不通的,必须潜入狭窄的日常生活的革命通道中开展颠覆性活动,“日常生活是魔幻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筹码和舞台,是去商品化和重塑的领域,是新的21世纪启蒙辩证法”^[5](P20)。

日常生活革命不依赖于对资本主义的理性分析,而依赖于想象。梅里菲尔德说:“身而为人,我们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我们创造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形式,最初我们在自己的想象中筹划一切,才能使周遭的事物经过实践成为经验和现实的存在。”^[5](P147)他认为,在缺乏必要的想象力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是无法实现的,在今天,想象也是假想党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变革的创造性源泉。

日常生活革命就是依靠想象建立“日常的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共同体”。新的日常生活是“一切皆有可能的生活,有想象力的人能为所欲为的生活”^[5](PXVIII)。日常生活革命尝试为地球重建一个新的未来,通过建立新的解放区、新的公社或多元隐蔽区,以抵抗景观社会。这些新的解放区、新的公社“适用于一些人,他们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冒险家,基于他们的认知和感觉,选择退出,决定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创造后资本主义公社,这些人一起工作,使他们的生活重新焕发生机”^[5](P73)。也就是说,日常生活革命就是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试验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概括为“追求另一个世界运动”。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没有固定的形式,其共有特征就是“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的秩序,从商品世界和货币权力,到国家权力”^[5](P47)。具体表现为:第一,不接受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人们进行生产和劳动的目的是充分实现自我,而不是追逐利润;第二,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同时也反对任何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力量;第三,无视自由主义的正义、自由、纪律、秩序等正统观念,遵循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德和价值观。比如在职业观上,梅里菲尔德认为,资本主义的职业伦理将工作视为唯一目的,人们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梅里菲尔德倡导的日常生活革命必须摒弃这种陈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视工作为娱乐、玩耍、游戏。

梅里菲尔德继承了列斐伏尔和德波的日常生活革命理论又对之进行了一些改造。在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中,列斐伏尔较早提出关注日常生活领域的资产阶级微观控制问题。他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化矛盾和批判日常生活异化的基础上提出性爱革命、城市革命以及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节日化的总体性都市日常生活革命的解放路径。德波则进一步具体揭露资本对日常生活领域的殖民,并希望在日常生活的平面上建构一种未被异化的生活情境。为此,德波力图揭露这些情境,并希望由此使人摆脱习惯性的思考和行动方式,让被景观社会迷惑、分离的人重新回到生活,这也是他创立情境主义国际的目的。情境主义国际通过漂移、异轨等系列实验性行为模式,用以捕捉那些被现代生活忘却、忽略和压抑的真实瞬间。漂移是一种穿越各种各样周围环境的快速旅行的方法或技巧。通过漂移,人们取消了景观的虚假外观,直面事物本身,对城市进行想象的、幻觉的观照。异轨通过文学、音乐、绘画特别是电影艺术等方式,揭露景观对人暗藏的操纵,以达到解构景观的目的,“异轨扭转了周围的一切,从无意义中再现意义,从有意义中再现无意义,通过创造一种不同的史诗般的荒谬来突显荒谬”^[51](P27)。通过漂移和异轨,德波倡导个体主动而有意识地参与到对生活每一时刻的建构中来,在积极、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境遇,以此摆脱消费景观的控制,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果说是列斐伏尔提出了“让生活成为艺术”的革命口号,德波及其创立的情境主义国际践行了这个口号,那么梅里菲尔德则希望将情境主义国际构建的日常生活情境变成所有假想党的生活模式。

其次,假想党在进行日常生活革命的同时,也要广泛与世界各种反抗运动甚至各种暴力活动相结盟,诸如“布拉格之春”、反种族隔离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涉及科技、食品、环保、战争、消费者权利等各式问题的运动,都是假想党在世界范围内可结盟的对象。假想党与全球范围内形形色色的斗争结合,力图结成最大的全球性颠覆资本主义运动的网络,撼动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无论是日常生活革命还是种种抗议活动,假想党颠覆资本主义的方式都以隐形、匿名、共振为特征。梅里菲尔德认为,四散在“全球森林”中的斗争用各自的革命节奏奏出一曲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之歌”。各地的斗争有自己的节奏和韵律,但它们始终与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旋律一致,并最终在某个时刻和谐共鸣。如此,“曾经是个别的、零星的公社扩张到更广泛的地域上存在,形成更密集的社区,充满新的千变万化的可能:这就是革命演变的方式、魔幻的革命发生的方式、资本主义大逃亡开始的方式”^[51](P73)。梅里菲尔德倡导的政治“也许不再像原来的所谓反全球化运动那样以可见的形式进行有形的斗争,反抗渐渐变成了隐形、模糊、匿名和共振的形式”^[13]。

梅里菲尔德倡导的是一种新的政治,这种政治具有魔幻色彩,带有激进的成分。这种政治梦想是用以往的理性无法施行的新政治。非理性的情感力量成为跨越国界和障碍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人们超越了工作关系,超越了工人阶级的隶属关系,也超越了国家进行政治参与。在渴望“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现实”并积极投身创造它的过程中,人们找到了灵魂伴侣;他们一起为实现共同的希望而奋斗,试图建立一种基于想象的社会共同体。

四、想象的马孔多: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

梅里菲尔德要实现的共同体即是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是他要实现的理想社会的写照,也是魔幻马克思主义最终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写照。

梅里菲尔德以《景观社会》和《百年孤独》为参照,描绘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他认为,“景观资本主义的预言家德波是魔幻现实主义者,而魔幻现实主义的预言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是景观社会的理论家”^[51](P25)。因此,他用《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说明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早期的马孔多描绘了前景观世界与后景观社会,让我们知道如何超越景观和景观国家而生活。”^[51](P46)马孔多最初是由普通却无畏的人建立的村庄,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在自然法则下繁荣发展。马孔多自发地形成自治主义模式,人们共同分配土地,建造简陋的土坯房,开辟道路。由马孔多小镇可以归纳出魔幻马克

思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具有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模式，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是“创造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5](P167)，商品交换是不需以货币为中介的以物易物方式。梅里菲尔德推崇的是《百年孤独》中奥雷连诺·布恩迪亚上校制造小金鱼的工作，这是一种非报酬的工作，有自由的时间和自主权，上校通过制造小金鱼在艺术上肯定自己，并使自己获得精神的安宁，这正是魔幻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的写照。

第二，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不需要政府和国家的自治社会。社会不需要官僚机构，所有一切皆由市民自己评判。它以自发性支配的自治模式运行，遵循自然法则而不受资本法则的掌控，假想党就像马孔多小镇的市民一样，挑战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通过自治管理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控制，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侵蚀。自治管理是一种自我管理的实践，由社区居民民主地进行，让市民而不仅仅是工人参与进来，并且不仅仅是在工作场所而且也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治管理引入了国家的对立面，挑战国家作为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约束力量。因此，自治管理是反国家主义的，它不按国家及其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行事。

第三，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个人获得充分发展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梅里菲尔德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拥有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每个人沦为资本的附属物，异化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即使是休闲娱乐也避免不了使人沦为庞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燃料。资本占据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沉陷其中，不断磨损身体的健康，耗尽内心的真情实感。而在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里，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对个性的充分发展、自我解放、扩展个人想象力以及创造和延续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梅里菲尔德认为理想社会“能够将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使每个人都有自我发展的时间”^[5](P155)。

五、想象即空想：对魔幻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总体上来说，建立在想象基础之上的魔幻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它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是，魔幻马克思主义是以坚持、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客观上它构成都市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它代表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当代西方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之一元，应该充分肯定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积极意义。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拓展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的元理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魔幻马克思主义努力建构一种对空间、地方和环境批判的唯物主义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作为文化和社会理论的基础。梅里菲尔德继承列斐伏尔、德波等人的思想，进一步将城市、空间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结盟，他把城市不是作为认知对象而是作为本体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空间化的想象力理解城市、空间，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论述的城市、空间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其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魔幻马克思主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一般分析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条件和具体过程与城市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城市化和空间化发展带来的社会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变迁的历史规律和当代特点。在《魔幻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梅里菲尔德多次提及马克思的《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本，特别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提出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异化从工作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深入，针对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及其带来的新都市问题，并据此重新设计假想党非阶级的、想象的、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以上种种，既体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又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其三，希望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努力探寻走出或超越资本主义的实践道路。依据二战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社会变化的现实,魔幻马克思主义将城市、地理、空间作为马克思主义介入社会实践的重要领域,希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激进化。

魔幻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梅里菲尔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五月风暴”中的表现感到强烈不满。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运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都暴露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致命缺陷。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哲学的概念游戏,当其与现实遭遇时显得茫然无措,同样,“结构不上街”也暴露了结构主义在政治上的暧昧。梅里菲尔德检讨了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注重理论、脱离现实活动的局限性。

在检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魔幻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用“科学性”称呼自身,注重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性分析,理论性过强,其结果就是枯燥、乏味、无趣,无法激起行动的热情。从内容上看,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分析也已经过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在梅里菲尔德看来,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与颠覆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脱节。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引向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焕发出革命的活力,魔幻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来都不是僵化的教条,也不是什么死板的公式”^[14](P9)。他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导向革命的行为,用想象唤起革命魔法,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激进化。因此,他说魔幻马克思主义是“关乎发明,而不是发现,关乎非理性,而不是理性”^[15](P18)。他自称其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即兴的、想象的、创造性的反抗活动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即使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理论上的剖析也是为了分析革命主体,是为了寻求新的革命方案。为此,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非理性的改造,用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空间辩证法修正或补充甚至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用“假想党”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用自治管理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用日常生活革命和自发性的、即兴的反抗运动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他声称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这些修正和补充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5](PXVIII)。梅里菲尔德所作的这些努力的确能够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及反思,尤其是思考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挥其改造世界的作用问题。

尽管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积极意义,但魔幻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作的所谓修正和补充,使其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最终走向空想社会主义。以“坚持、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自居的魔幻马克思主义,何以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在真正意义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魔幻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一般分析过渡到当代具体表现形式的分析中,背离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魔幻马克思主义走向了空想社会主义。

空间辩证法的提出以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从生产领域转入流通、消费领域及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为基础。梅里菲尔德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和城市化的理解与列斐伏尔、哈维、德波等人的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列斐伏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被官僚控制的消费社会;德波指出,资本通过景观来制造幻象,从而使消费成为奴役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理论甚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需要通过生产也能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梅里菲尔德充分认可这些理论,他同样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和空间化是为了缓解资本的过度积累,将投资从生产领域转入流通和消费领域的结果。政府和大型企业将积累的剩余价值投资到城市公共产品的生产,必然带来城市地理景观的变迁,带来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变换,这就是哈维所说的“地理学的舞蹈”。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梅里菲尔德及都市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将城市和空间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的空间生产的解释模式总是更多地聚焦于流通和消费领域,这一方面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物质生产是第一性”的基本原理的背离,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剩

余价值理论的背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时指出：生产、分配、消费、交换是社会再生产总循环的各个环节，其中生产决定其他要素；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生产是第一位的，它决定了消费的对象、方式和动力；在对资本逻辑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不能离开生产的决定作用而讨论流通和消费。

此外，梅里菲尔的空间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之外引入第三性的空间性，他自认为这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及历史决定论。事实上，这是将空间形式提高到经济基础所具有的独立的决定地位，同样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更不用说他把唯物史观理解成历史决定论，把历史辩证法等同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完全是错误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空间生产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面相，相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生产出空间关系。正如有学者评价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时指出的，空间生产理论最深刻的教训：对空间生产的解释是“不能以否定历史辩证法为前提和代价的”^[15]。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梅里菲尔的空间理论。

其次，魔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体——假想党——无法取代无产阶级以完成解放事业，想象的假想党使颠覆资本主义、完成人类解放的事业成为空想。不可否认，“假想党”概念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变化带来的阶级内部的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现象，也看到了无产阶级凝聚力和中心作用被削弱的现实，魔幻马克思主义希望用假想党构建具有多元性的斗争主体。但是，假想党不能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新的政治主体。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变化并没有改变雇佣劳动的形式，传统工人阶级从事的行业改变了，但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假想党拒绝政党政治，拒绝组织化、纪律化的政党的领导作用，不仅模糊了斗争目标，也使假想党停留在自在阶级阶段无法成为自为的阶级，假想党不免沦为乌合之众，无法担负解放全人类的使命。

再次，假想党的日常生活革命和即兴的反抗运动不触碰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使魔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成为空想。无论是日常生活革命还是即兴的反抗运动，假想党的斗争形式并不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基础之上，也就无法撼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激进的话语背后是对资本主义温和的妥协。即兴的反抗运动因缺乏将不同利益统一起来的根本的、共同的利益而无法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日常生活革命更是一种想象，因为在资本逻辑统治下，假想党根本无法选择一种不受资本控制的生活方式，以完成日常生活的革命。针对类似的理论，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脱离马克思阶级斗争路线的城市革命道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最终都将以不切实际的‘大众反抗’‘政治协商’抑或‘文化批判’收场。况且，无论是‘他者性空间’还是协商性‘乌托邦’，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变种。”^[16]

综上所述，对于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魔幻马克思主义，既要把它看作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究和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料，又不能简单化地把它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

参考文献

- [1] 刘怀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辩证法与中国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
- [2] 汪行福. 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考. 国外理论动态, 2014, (1).
- [3] David Wilson. 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 and the Discursive.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4, 4(2).
- [4] Derek R. Ford. Making Marxist Pedagogy Magical——From Critique to Imagination, or, How Bookkeepers Set Us Free. *Critical education*, 2017, 8(9).
- [5] Andy Merrifield. *Magical Marxism: Subversive Politics and the Imagination*. London: Pluto, 2011.
- [6] 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7]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 王昭风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亨利·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 第1卷. 叶齐茂、倪晓晖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9] 张盾. 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述评. 哲学动态, 2006, (11).
- [10]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11]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1982.
- [12] 吴宁. 工人阶级终结了吗——兼析A. 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 社会, 2010, (3).
- [13] 西蒙·克里切利. 乌托邦主义消亡了吗? 冯红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6, (5).
- [14] Andy Merrifield. *Marx Dead and Alive: Reading Capital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 [15] 刘怀玉. 《空间的生产》的空间历史唯物主义观.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5, (1).
- [16] 温权.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判的生命政治进路——从列斐伏尔、索亚到卡斯特.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

Magical Marxism: A Political Theory and Revolutionary Blueprint Based on Imagination

Zhang Sanping, Ma Huil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Magical Marxism is a political theory posited by Metromarxist Andy Merrifield in his book *Magical Marxism*, with its hallmark being an emphasis on imagination. Initially, confronted with issues brought about by the urbanization era of capitalism such as urban spatial spectaclization, the unreality of space, alienat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individuals losing their subjective cognitive abilities, Merrifield constructs a spatial dialectic to comprehe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He does this primarily through imagination, having gleaned insights from Marx and Engels' dialectics, Lefebvre's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and Debord's theory of the spectacle, laying the theoretical groundwork for subversive politics. Furthermore, Merrifield advocates taking the "Imaginary Party" as the political entity, seeking to thoroughly subvert capitalism through a revolution in daily life founded on imagination and alliances with various resistance movements. Lastly, Merrifield portrays his ideal society, which is rooted in imagination.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Magical Marxism include further enriching classical Marxist discussions on the urban and spatial issues, showcasing the theoretical potency of Marxism; upholding and expanding the critical spirit and humanistic concern of Marxism; and striving to seek revolutionary blueprints that transcend capitalism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However, Magical Marxism represents contemporary utopian socialism, straying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imagination lends an idealistic trait to this political theory, rendering it inadequate as a guiding ideological tool for the "Imaginary Party" in its liberation struggle. Consequently, the "Imaginary Party" is unlikely to emerge as a genuine driving force and transformative power in societ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imagination; Magical Marxism; Metromarxism; Utopian socialism

-
- 作者简介 张三萍,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0;
马慧玲,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涂文迁